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十九

崔日用從兄日知 張嘉貞弟嘉祐 蕭嵩子華 張九齡仲方 李適之子季卿 嚴挺之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初舉進士為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陜州宗楚客時為

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為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神龍中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遞為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日用恐禍及己知玄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自結

納潛謀翼戴玄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為親不為身日用日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黄門侍郎衆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戸為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停知政事尋出為揚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往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

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既先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姦宄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令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弃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竇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戸尋拜吏部尚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

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荅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慙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温故知新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令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

無言不酬之信也尋出為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勅曰唐元之際逆黨搆兇崔日用當時潛謀其事及于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封後以例減功既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年轉并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昭後又贈荆州大都督子宗之襲日用才辯過人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為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

臨時制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日用從父兄日知亦有吏幹景雲中為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入東都作亂羣臣皆避難逃匿日知獨督率人吏赴留守與屯營合勢討賊重福既死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累遷京兆尹坐贓為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俄又歷遷殿中監日知素與張説友善説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上不許遂以為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河南尹崔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説不叶

日知俄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叅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遂為口實開元十六年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年老致仕卒謚曰襄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

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恱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歷秦州都督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為忻州刺史時突厥九姓新來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以嘉貞為

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御史大夫王晙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為忠嘉貞又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辯尤重之八年春

宋璟蘇頲罷知政事擢嘉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嘉貞斷决敏速善於敷奏然性强躁自用頗為時論所譏時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為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為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上特令朝堂集衆决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以

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黜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説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以

往不可追悔佃先秖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悦退謂説曰何言事之深也説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佃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貞為兵部員外郎時張説為侍郎及是説位在嘉貞下既無所推讓説頗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説不叶上又以嘉貞弟嘉祐為金吾將軍凡弟並居將相之位甚為時人之所畏憚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贓汙

事發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為幽州刺史說遂代為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戶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勑嘉貞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既恨張說擠己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復代盧從愿為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寮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為

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為之素質黒文甚為奇麗先是嶽祠為逺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醫東都制從之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醫人内直郎田休裕郎將呂弘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雖久歴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歴官榮曽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

廣占良田及身没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初嘉貞作相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擢為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為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已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没子孫咸在朝廷唯張嘉貞晚年一子令猶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内率府兵曹叅軍德宗朝位至宰輔自有傳嘉祐有幹畧自右金吾將軍貶浦陽府折衝至二十五年為相州刺史

相州自開元已來刺史死貶者十數人嘉祐訪知尉遲迥周末為相州總管身死國難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經三考改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為鄴郡守又加尉遲神冕服自後郡守無患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姪孫祖鈞中書舍人有名於時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為僚壻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

十年内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髙而有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洺州叅軍尋而侍中扶陽王桓彦範出為洺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景雲元年為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為中書侍郎引為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末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為尚書左丞兵部侍郎十五年凉州刺史河西節度

王君㚟侍衆每歳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㚟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毁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㚟又為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玄宗以君㚟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為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乃請以裴寛郭虛巳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為瓜州

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禄大夫時悉諾邏恭禄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賛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明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悅

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遥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為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恊及是玄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相嵩舉

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玄宗眷嵩厚乃許嵩授尚書右丞相令罷相以休為工部尚書尋又以嵩子華為給事中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為括州刺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為工部侍郎衡以主揩三品嵩瞻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

開府儀同三司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禄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偽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為内應賊伺知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既而史思明率衆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偽命所汙降授試秘書少監華謹重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尚

書右丞乾元二年出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

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

尤切必資明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

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

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

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藴謨明再履宫坊尤知至行致君

望美閲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閤還依日

月佐理陰陽俾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舘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為宰相諷宰臣裴冕等薦已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禮部尚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㫖貶華為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衡子復德宗朝位亦至宰輔華子恒悟恒子俛大和中宰輔悟子倣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曽祖君政韶州别駕因家于

始興令為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𤣥宗在東宫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為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為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惟新御極已來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寧將欲鑄劍為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

祇之心能事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
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
之禮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
無遺矣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
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
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勲員外郎時張說為中書
令與九齡同姓敘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
人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

人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内外甚咎於說時

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戸之事每有所奏説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説九齡復勸説為備説又不從其言無幾説果為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為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為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臯為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初張説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為學士以備顧

問說卒後上思其言名拜九齡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為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乗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

上親加詰問令於朝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憲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輙忿詈議者以此少之子拯伊闕令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偽命兩京克復詔加太子右賛善弟九臯自尚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為中書

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録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殁乃稱其盛德節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

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九臯曾孫仲方少朗秀為兒童時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為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為御史歷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産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入為度支郎中駮李吉甫謚吉甫之黨惡之出為遂州司馬稍遷復曹鄭三郡守為諫議

大夫時鄠縣令崔發因辱小黄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鞫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殆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太和九年為京兆尹將相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是時軍人横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為華州刺史改秘書監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

李適之一名昌恒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别駕適之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强幹見稱時給事中韓朝宗為按察使將表薦之擢拜秦州都督俄轉陜州刺史入為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得罪見廢父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為恒山愍王象為越州都督郇

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褒贈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適之性疎為其陰中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鑛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為愛已

薄適之言踈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
尚書裴寛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
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為散職五載罷
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竟坐與韋堅
等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奭奉使殺韋堅盧幼
臨裴敦復李邕等於貶所州縣且聞希奭到無不惶駭
希奭過宜春郡適之聞其來仰藥而死子李卿弱冠舉

明經頗工文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再遷京兆府鄠縣尉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以公事坐貶通州别駕代宗即位大舉淹抑自通州徵為京兆少尹尋復中書舍人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康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轉右散騎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之大歷二年卒贈禮部尚書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渭州節度使卒

嚴挺之華州華陰人叔父方嶷景雲中戸部郎中挺之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授義興尉遇姚崇爲常州刺史見其體質昂藏雅有吏幹深器異之及崇再入爲中書令引挺之爲右拾遺睿宗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挺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

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盖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柰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無相奪倫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令乃暴衣冠於上路羅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譙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存之善教令陛下不

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吽一塵聽覧有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北宮多暇西墉暫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懍然祇畏臣以為四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顒顒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

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吁嗟道路貿易家産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為五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况自去夏霪霖經今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細微而成過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書則懽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上納其言而止時侍御史任知古恃憲威於朝行詬詈衣冠挺之

深讓之以為不敬乃為臺司所劾左遷萬州員外參軍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遷考功郎中特勑又令知考功貢舉事稍遷給事中時黄門侍郎杜暹中書侍郎李元紘同列為相不叶暹與挺之善元紘素重宋遥引為中書舍人及與起居舍人張烜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遥復與挺之好尚不同遥言於元紘元紘詰譙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為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紘

曰小人為誰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為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監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計會兵馬事隔數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挾勑毛仲寵幸久恐有變故密奏之尋遷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歴皆嚴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側息二十年毛仲得罪賜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為刑部侍郎深見恩遇改太府卿與張九齡相善九齡入相用挺之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為一時精選時侍中裴耀

卿禮部尚書李林甫與九齡同在相位九齡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為中書令甚承恩顧耀卿與九齡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齡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與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齡嘗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恩足下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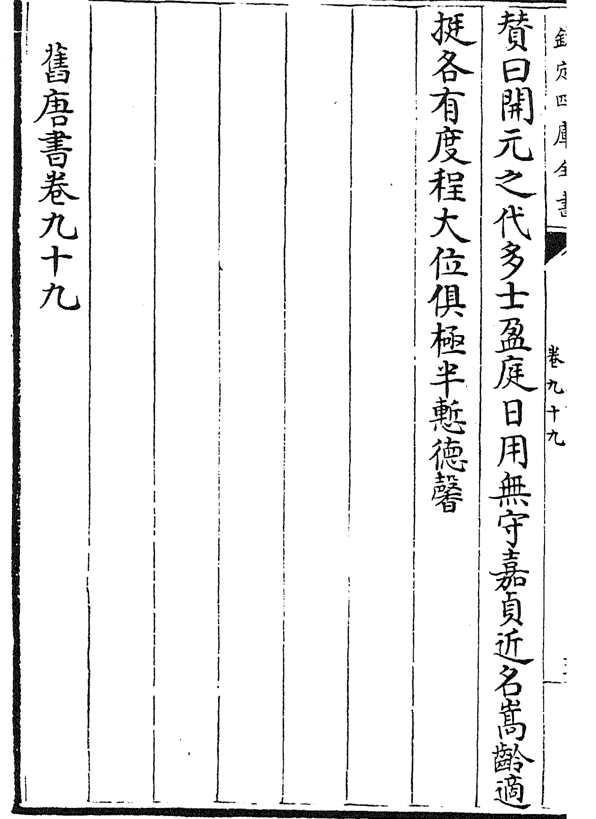
造門欵狎挺之素負氣薄其為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門以此彌為林甫所嫉及挺之囑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詰於禁中以此九齡罷相挺之出為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絳郡太守天寶元年玄宗嘗謂林甫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進用林甫乃召其弟損之至門敘故云當授子員外郎因謂之曰聖人視賢兄極深要須作一計入城對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請入京就醫林甫將狀奏云挺之年高近

患風且須授閑官就醫玄宗歎叱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為墓誌曰天寳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閑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奬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荅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為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葵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

從仕或布人謚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為飾遺文薄葬斂以時服挺之與裴寛皆奉佛開元末惠義卒挺之服縗麻送於龕所寛為河南尹僧普寂卒寛與妻子皆服縗絰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故挺之誌文云葬於大照塔側祈其靈祐也挺之素重交結有許與凡舊交先殁者厚撫其妻子凡嫁孤女數十人時人重之子武廣德中黄門侍郎成都尹劒南節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三思以取高位預討韋氏遂握重

權自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信矣
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張嘉貞雖不立田
園奈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侚先非中立之士也
蕭嵩位極中令畢政無聞樹破虜之勲真致遠之器九
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適之臨下雖簡在
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畧器識不下諸公耻
近權門為人所惡不登台輔養疾宮寮雖富貴在天窮
達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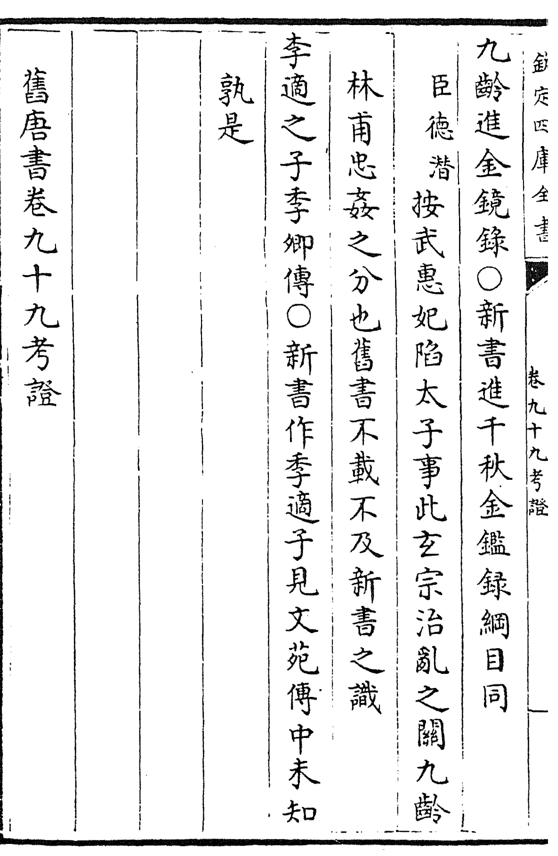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無守嘉貞近名嵩齡適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極半慙德馨

舊唐書卷九十九

舊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崔日用傳尋出為揚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揚州新書作婺州婺汴新書作揚汴兖州都督新書作兖州刺史皆互異

張九齡傳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決殺之○沈炳震曰按綱目命撲于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驛死 臣宗萬按流瀼州事新書載之兩傳各據其一也



九齡進金鏡錄○新書進千秋金鑑録綱目同

臣德潛按武惠妃陷太子事此玄宗治亂之關九齡林甫忠姦之分也舊書不載不及新書之識

李適之子季卿傳○新書作季適子見文苑傳中未知孰是

舊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十六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蘇珦 子晉　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隠　裴漼 從祖弟寛

王丘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弱冠明經舉補隆州參軍時晉

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横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
思貞推按發其姦贓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
紀其事由是知名累轉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殿中少
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作亂河朔不安思貞
善於綏撫境内獨無驚擾則天降璽書褒美之長安中
七遷秋官侍郎以忤張昌宗被構出為定州刺史轉晉
州刺史尋復入為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
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為人所伏若

此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於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門加棨戟時人異焉神龍初為大理卿時武三思擅權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會之雍州人韋月將上變告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思貞以發生之月固執奏以為不可行刑竟有勑決杖配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承嘉希三思旨託以他事不許思貞入朝廷謂承嘉曰公擅作威福不顧憲章附託姦臣以圖不軌將先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大怒遂劾奏思

貞出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思貞前後為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簡為政奏課連最睿宗即位徵為將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時左僕射竇懷貞興造金仙玉真兩觀調發夫匠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弼諧不能翼賛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

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
視事其年懐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
匪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
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徽先王之
體要敷袵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
内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逺必能條理前獘發揮
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
申王府長史遷戶部尚書轉工部尚書以老疾累表請

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黄門監謚曰簡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後也
其先自隴西徙馬傑少以孝友著稱舉明經累遷天官
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譽神龍初累遷衛尉
少卿為河東道廵察黜陟使奏課為諸使之最開元初
為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
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
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

之省功速詭公私深以為利刊石水濱以紀其績尋代宋璟為御史大夫時皇后妹壻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玉因於里巷遇傑遂毆擊之上大怒令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為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下勑曰夫為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踈長孫昕楊仙玉等憑恃姻戚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決令郡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請以陽和之節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

志從深諫情亦惜法宜寛異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即宜決殺以謝百寮傑明年以護橋陵作賜爵武威子初傑護作時引侍御史王旭為判官旭貪冒受賍傑將繩之而不得其實反為旭所構出為衢州刺史俄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又為御史所劾免官歸第尋卒贈戸部尚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應幽素舉拜新政尉累轉成都丞因奏事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丁憂離職則天以琬識

練邊事起復舊官令往西域安撫夷虜抗疏固辭則天嘉之下勑曰䚮琬孝性淳至哀情懇切固辭權奪之榮乞就終憂之典足可以激揚風俗敦奬名教宜遂雅懷允其所請仍令服闋後赴上聖歴初遷侍御史充使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悅以功擢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持節西域安撫使琬素與郭元振同官相善遂為宗楚客所毀由是左遷滄州刺史為政務存大體甚得人和景龍中遷右臺御史大夫兼

持節朔方行軍大總管琬前後在軍二十餘載務農習戰多所利益邊境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琬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等校料三城兵募於是減十萬人奏罷之尋授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優詔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祿準品全給尋降璽書勞之曰卿器局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類張騫

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綰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是為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顧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請然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閑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頽俗儀刑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未幾吐蕃寇邊復召拜左散騎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兼處置十姓降户琬言吐蕃必潛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于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年冬吐蕃果入寇竟為支兵所擊走之俄又表請致仕

不許遷太子賓客開元五年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卒年八十餘

畢構河南偃師人也父憬則天時為司衛少卿構少舉進士神龍初累遷中書舍人時敬暉等奏請降削武氏諸王構次當讀表既聲韻朗暢兼分析其文句左右聽者皆歷然可曉由是武三思惡之出為潤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夫轉陜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封魏縣男頃之復授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兼充劒南道按察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在
蜀中尤革舊弊政號清嚴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勞曰我
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
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後
淳風斯替征賦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于浮濫省
閣臺寺罕有公直尚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
弛紊且無懲革弊乃滋深為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為
法又不按罪作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己者

斯絶盖由賞罰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一日徵斂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為怨就更割剥何以克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為能或交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經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榦梓漆或家有畜産資財即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恡即因事以繩麤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寃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

罕絶于顔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
埋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别官
守既且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凋殘既甚卿孤
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覧卿前後執
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並能盡節似卿
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
為後顧朕嘉卿直道令賜袍帶並衣一副尋拜户部尚
書轉吏部尚書並遥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𤣥宗即位

累拜河南尹遷户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醫方以賜之時議户部尚書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尋卒贈黄門監謚曰景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絶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毁並為當時所稱栩官至荆州司馬

蘇珦雍州藍田人明經舉累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名而謂曰鄠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絶訪問果由明公

為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遲暮所見耳垂拱初拜右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于河西監軍五遷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託附來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于虢州採木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弘義竟以坐黜珣尋遷給事中累

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糜費巨億珦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韋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為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珦奏非時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轉為右御史大夫尋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珦窮其黨與時睿宗在藩為得罪者所引珦因辯析事狀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珦為户部尚書賜爵河内郡公尋授太子賓客檢校詹事以年

老致仕開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贈兖州都督謚曰文子晉亦知名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秘書少監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弱冠舉進士又應大禮舉皆居上第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每有制命皆令晉及賈曾為之晉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俄出為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辭職歸侍許之父卒後歷戸部侍郎襲爵河南郡公開元十四年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晉及齊

濳遞于京都知選事既糊名考判晉獨多賞拔甚得當時之譽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書事每遇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牓選院云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為侮己甚不悅遂出為汝州刺史三遷魏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入為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為友人宋之遜所發下

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為營婚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也儀鳳中進士舉授井陘尉轉湯陰尉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為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臣聞忠者外揚君之美内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率府冑曹參軍累遷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謂曰朕識卿前于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内匡君之惡至今不忘

尋加朝散大夫再遷鳳閣舍人中宗即位甚敬重之擢拜黄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無何守大理卿節愍太子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誅武三思事覺伏誅其詿誤守門者並配流將行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推斷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勑令百司議遂依舊斷

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

牧宰還敷奏稱旨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

初為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

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皁

鵰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鶚之視鷰雀也尋遷大理正嘗

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

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寛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

執刑典實恐為衆所謗遂表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其詞曰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无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己獨處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于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无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

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應行之不已余竊懼焉僕斂襟降階揖而謝曰補遺闕于袞職用忠讜爲己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物開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于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政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慝黜掇邑

之賞明善惡而糺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應正而无咎觀魚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郲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于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于譎

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

亨吁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正也方維

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

不習无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

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

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

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于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侀

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

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希旨論人苑中獵兎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主是其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

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是以濟鹽梅以調羮乃適平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政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晏山辯和同之義有吉哉若以不同見譏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寛憲耶書曰御衆以寛傳曰寛則得衆若以嚴統物異乎寛政矣對曰刑賞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寛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匪

人臣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勑肇有所
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
務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守憲章號為深密內律
釋種虧戒一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
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踈而不漏豈謂道教為
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寢盜不預焉即心辯
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

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貞諦重玄猷存天網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析人以法三后于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无咎婦子嘻嘻終吝嚴于其家可移于國昔崔實達于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之坐側其大抵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于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

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偽積贓深而曰以寛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騁捨銜策于奔踶請俞跗攻疾停藥石于膏肓適見秋駕轉逸膏肓更深人醫僕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而變惟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為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先王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

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王陛下愛子請赦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于禮經不變之義況于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圖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期養正于下位中正是託予何懼乎夫

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諤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謇謇匪躬願叅柱石之任處則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迹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禄從來長息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間僕也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景雲元年累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史監

郡于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為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幾遷汴州刺史仍舊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內供奉特賜實封一百户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户部侍郎出為魏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姦猾屏迹境內肅然久之名拜刑部尚書開元九年上幸東都令充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偽

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牆避賊俄而屯營兵潰散翻殺梁山等五人傳首東都志愔遂以駭卒

盧從愿相州臨漳人後魏度支尚書昶六代孫也自范陽徙家馬世為山東著姓弱冠明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俄遷右肅政監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撫使奉使稱旨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

睿宗踐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
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偽選及虛增功狀之類
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前後無及之者上嘉之特與
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從愿上疏乞迴恩贈父乃贈其父
吉陽丞敬一為鄭州長史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為吏
部最為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
時人稱曰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開元四年上盡召
新授縣令一時于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

問從愿以注擬非才左遷豫州刺史為政嚴簡按察使
奏課為天下第一等璽書勞問賜絹百匹無幾入為工
部侍郎轉尚書左丞又與楊滔及吏部侍郎裴漼禮部
侍郎王丘中書舍人劉令植刪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
郎十一年拜工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令東都留
守十三年從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代韋抗為刑
部尚書頻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御史中
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户之功本司校考為上

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為恨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其後上嘗擇堪為宰相者或薦從愿上曰從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遂止不用從愿又因早朝途中為人所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在選司為被抑者所讎十六年東都留守時坐子起居郎論糴米入官有剩利為憲司所糺出為絳州刺史再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穀貴勑從愿為宣撫處置使開倉以救饑餧使迴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書聽致

仕給全禄二十五年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李朝隱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桓彦範為武三思所構諷侍御史鄭愔奏請誅之勑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犯不經推窮未可即正刑名時裴談為大理卿異筆斷斬仍籍沒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貶嶺南惡處侍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當事

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為聞喜令尋遷侍御史三遷長安令有宦官閭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廷召朝隱勞曰卿為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茹柔不侮鰥寡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霤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强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閹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

歷覲載籍常所歎息朕規誡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稱遺直復見于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為時屬閑戶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七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開元二年遷吏部侍郎銓敘平允甚為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為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吉召

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匹尋遷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為政執而杖之上聞又降勑書慰勉之十年遷大理卿時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大怒令集眾殺之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藉當死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

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寛㬥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斯允手詔不許朝隠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兎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曽祖寂草昧忠節定為元

勲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諸子各犯
非辜唯仙令見承嫡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
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
應勑決杖及有犯配流近發德音普標殊澤杖者既聽
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顒顒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
被深恩豈于一人獨峻常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于法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垂範
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

仙幸藉緒餘超升令宰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之金詎識無貪之寶家盈黷貨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違自忽難逭所以不從本法加以殊刑冀懲貪暴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有功締構斯重緬懷賞延之義俾協政寬之典宜捨其極法以竄遐荒仍決杖一百流嶺南惡處朝隱俄轉岐州刺史母憂去官起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抗疏固辭制許之朝隱性孝友時年已衰暮在喪尤加毀瘠明年制又起

為揚州長史不獲已而就職復入為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朝隱素有公直之譽每御史大夫缺時議咸許之及居其職竟無所糺劾唯煩于細務時望由是稍減俄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廣州事仍攝御史大夫充嶺南採訪處置使明年卒于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尚書官給靈轝兼家口給遞還鄉謚曰貞

裴漼絳州聞喜人也世為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户叅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

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為霹靂手後為永年令有恵政人吏刋名頌之歷任倉部郎中以老疾廢于家潅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坐贓為御史李尚隱所劾潅同鞫其獄安樂公主及上官昭容阿黨湜等潅竟執

正奏其罪甚為當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睿宗為金仙玉真公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漼上疏諫曰臣謹案禮記春秋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

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饑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為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戸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饑寒之獘哉疏奏不報尋轉兵部侍郎以銓叙平允特授一子為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

郎典選數年多所甄拔再轉黄門侍郎代韋抗為御史大夫濉早與張說特相友善時說在相位數稱薦之濉又善于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書尋轉太子賓客濉家世儉約既久居清要頗飾妓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為時論所譏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尚書謚曰懿濉從祖弟寬寬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畧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銑為按察使引為判官清幹善于剖斷銑重其

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河南丞再轉為長安尉時宇
文融為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為江南東道勾當
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轉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
享廟用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為廟尊忌
卑則登歌廟畢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
而行之再遷為刑部員外郎有萬騎將軍馬崇正晝殺
人時開府霍國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將鬻其獄寬執之
不回兵部尚書蕭嵩為河西節度使奏寬及郭虛已為

判官累年專見委任嵩加中書令寬歴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黄門侍郎知政事扈從出關知江淮轉運于河陰置倉奏寛為户部侍郎為其副寛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于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憩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遷吏部侍郎及玄宗還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浹遷河南尹不附權貴務于恤隱政乃大理改左金吾衛大將軍一年除太原尹賜紫

金魚袋玄宗賦詩而餞之曰德比岱雲布心如晉水清天寶初除陳留太守兼採訪使尋而范陽節度李適之入為御史大夫除寬范陽節度兼採訪使河北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恃以蕃酋與中貴通恣求貨賄寬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人寬悉命歸之故夷夏感悦三載以安禄山為范陽節度寬為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寬日加恩顧刑部尚書裴敦復討海賊廻頗張賊勢又廣敘功以

開請托之路寬嘗幾微奏之居數日有河北將士入奏盛言寬在范陽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賞久之李林甫懼其入相又惡寬與李適之善乃呼裴敦復且以寬之語告之敦復使氣性疎與寬素不相下以為林甫推誠于己因願結之且訴其寬先是寬以親故名囑敦復求請軍功至是敦復氣憤發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無後于人尋而敦復扈從幸溫泉宮寬在京城未發遇有敦復下軍將程藏曜郎將曹鑒鑒郴州富人藏曜嶺南首

領之子皆有他事與人詣臺告訴寛受其狀捕鑒等鞫之敦復判官太常博士王悅聞之謂寛求其過連夜詣湯所以告敦復大懼促裝待罪因令子壻以五百金賂于貴妃姊楊三娘楊氏遽為言之明日貶寛為睢陽太守寛以清簡為政故所莅人皆愛之當時望為宰輔及韋堅構禍寛又以親累貶為安陸别駕員外置林甫使羅希奭南殺李適之紆路至安陸過擬怖死之寛叩頭祈請希奭不宿而過寛又懼死上表請為僧詔不許然

崇信釋典常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累遷東海太守襄州採訪使銀青光祿大夫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尚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賻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入臺省典郡者五人寬歿之後弟珣為河內郡太守安祿山反以執父喪將投闕庭恐累其母乃詣河東節度訴誠而退後在母憂又陷史思明授其偽官委任使弟朗密奉表疏至上京代宗時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

租庸判官

王丘光禄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晊左庶子丘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皆以誦經為課丘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奉禮郎丘神氣清古而志行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稱薦之長安中自偃師主簿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托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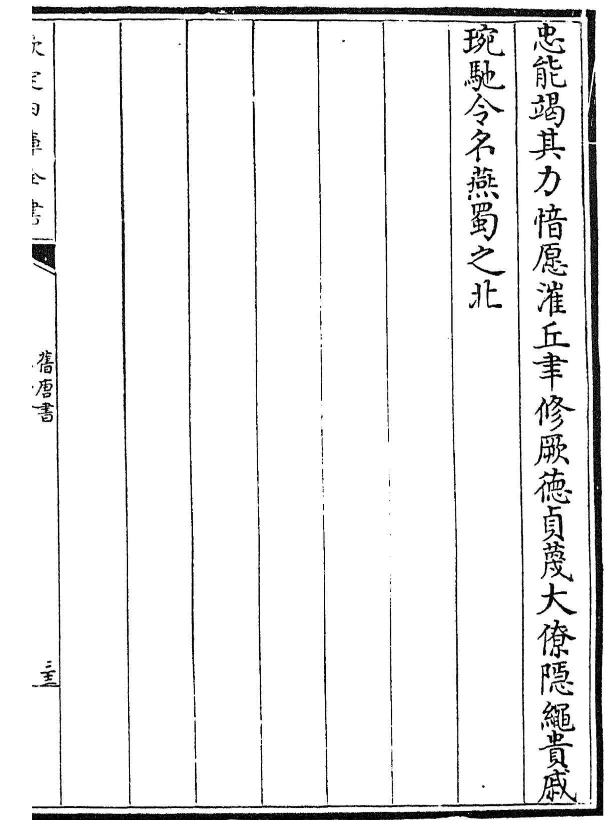
議者以為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其後席豫嚴挺之為其次焉三遷紫微舍人以知制誥之勤加朝散大夫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洽然皆稱一時之秀俄換尚書左丞十一年拜黄門侍郎其年山東旱儉朝議選朝臣為刺史以撫貧民制曰昔咎繇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載乾乾夕惕無忘一日而長吏或不稱蒼生或未寧深思循

良以矯過獘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始之于是以丘為懐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為山東諸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丘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選事入為尚書左丞丁父憂去職服闋拜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書令蕭嵩與丘有舊將薦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辭且盛推尚書右丞韓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薦丘代崔琳為御史大夫丘既訥于言詞敷奏多不稱旨俄轉

太子賓客襲父爵宿預男尋以疾拜禮部尚書仍聽致仕丘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甞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為敝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上聞而嘉歎下制曰王丘夙負良材累升茂秩比縁疾疹假以優閑聞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久此從官遂無餘資持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用急之宜沮勸攸在其俸禄一事已上並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用旌貞白之吏天寶二年卒贈荆州大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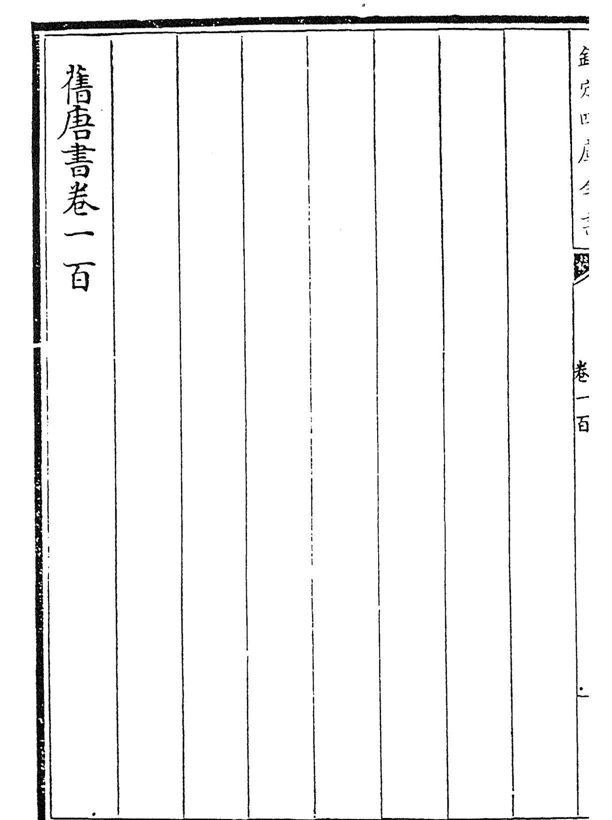
史臣曰有唐之興綿歷年所骨鯁清康之士懐忠抱義之臣臺省之閒駕肩接武但時有夷險道有汙隆用與不用而已睿玄之世若李傑畢構蘇珦鄭惟忠王志愔盧從愿裴漼王丘並位歷亞台名徳兼著如尹思貞李朝隱折李承嘉賫懐貞辱閭興貴趙常奴詩人所謂不畏强禦者也解琬總兵朔野料敵如神功遂身退深知止足玆亦有足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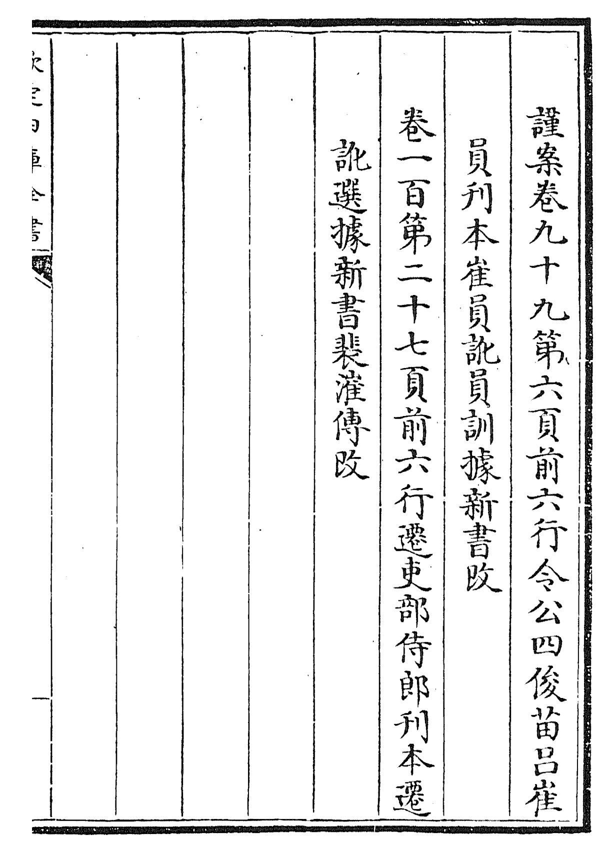
賛曰尚書亞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誰稱職傑構珦



忠能竭其力愔愿濯丘聿修厥德貞蔑大僚隱繩貴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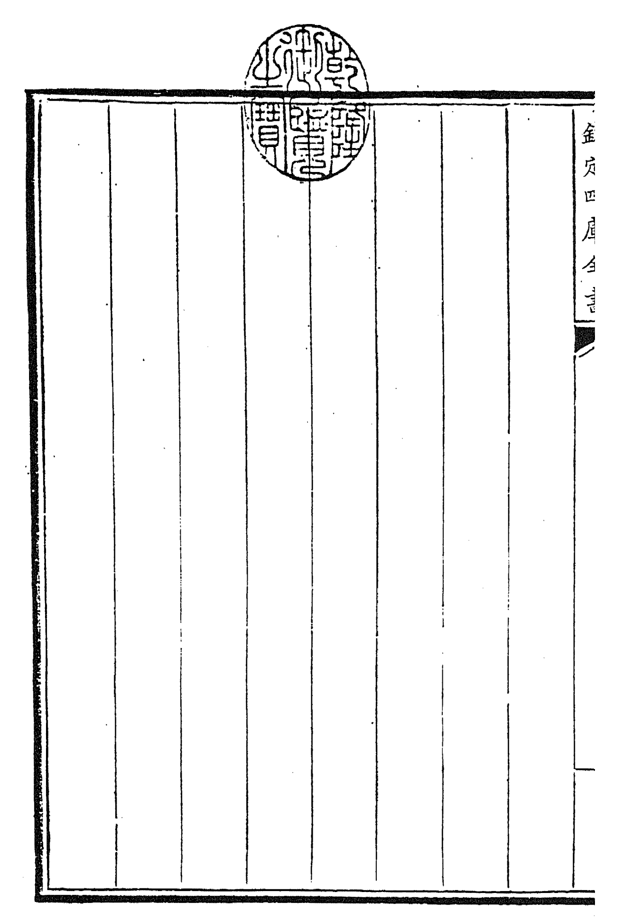
琬馳令名燕蜀之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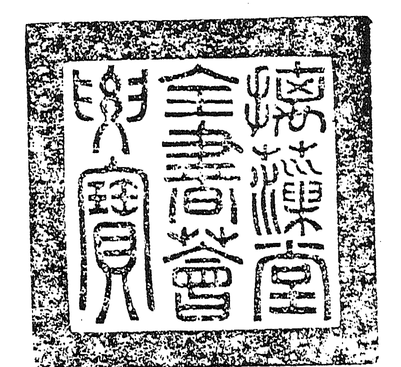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



謹案卷九十九第六頁前六行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刊本崔員訛員訓據新書改

卷一百第二十七頁前六行選吏部侍郎刊本選訛選據新書裴漼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